



野客叢書卷第十

長洲王楙

宣帝待霍氏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厚之以權而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慾以盈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敞段之意同僕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已而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僕觀平日所以待遇先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以送終所以存卹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拳

拳於光也顯等見權不出已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橫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帝一切寘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楊韓趙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稔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顧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夙恩之故觀其詔曰迺者雲等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等稍自悛改則霍氏富貴將來未艾奈何悖逆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下其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

霍氏大出於不得已豈故設筭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佛入中國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

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茗谿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簷花簾影顛倒簷花二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簷花落全與出處意不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引劉邈簷花初照日之語僕謂二說皆考究未至少陵簷花落三字元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落簷花何遜詩曰燕子戲還飛簷

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趙次公但見劉邈有此二字引以證杜詩漁隱但見杜詩有此二字引以證周詞不知劉邈之先已有簷花落三字矣李白詩簷花落酒中李暇亦有簷花照月鶯對棲之語不但老杜也詳味周用簷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處不合殆膠於所見乎大抵詞人用事圓轉不在淡泥出處其紐合之工出於一時自然之趣又如周詞午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問知社日停鍼線探新燕寶釵落枕春夢遠簾影參差滿院非工於詞詎至是或謂眉間爲窗眼謂以粉指印眉心耳此說

非無據然直作窗牖之眼亦似意遠蓋婦人妝罷以
餘粉指印於窗牖之眼自有閒雅之態僕嘗至一菴
舍見窗壁間粉指無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攜諸
姬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社日停鍼線張文昌句
生子錫賚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勳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
卿有勳邪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
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世說事而李後主亦
曰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東坡洗兒詞謂深愧無功

此事如何著得儂又用南唐史中語僕又觀北史有
一事亦相類秦孝王妃生男隋文帝大喜頒賜羣官
有差李文博曰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受賞
此事亦然但其言差隱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國子
祭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
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
云歿罪是違令也僕觀書牘首云歿罪自漢魏以來
已多如此不但晉羲之也恐非冒禁之故孔融繁欽

陳琳諸人書牋皆先言死罪然後云云晉宋以來如
阮嗣宗謝玄暉任彥昇之徒亦然僕又觀墨客揮犀
謂法帖中多弔喪問疾者蓋唐帝好晉人墨蹟舍弔
喪問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無有存者惟弔喪
問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二說不同

漢碑引經語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
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觀漢碑中引
經書語疏大略於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
元亨利正蔣君碑曰遵五屏四劉修碑曰動乎儉中

鬼神富謙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曰鄉黨逡逡朝廷
便便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費氏碑曰導齊
以禮有恥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畔
桓利貞范式碑曰徽柔懿恭明允篤恕薛君碑曰永
矢不愆嚴發碑曰鑄堅仰高此類甚多費鳳碑有曰
泥而不滓洪氏謂此涅而不淄非假借則傳異也僕
觀史記屈原傳有曰皜然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曰
皜然涅而不緇知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
考乎東漢如熊君碑隗囂傳亦皆有是語不特費鳳
碑也

萱堂桑梓

今人稱母爲北堂萱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
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
爲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於
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
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
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
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爲桑
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寓恭
敬之意而況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爲
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爲鄉里用矣

韓信之幸

韓信始伐魏旣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
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益爲疑兵陳
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
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
之計乎惟魏不用周叔爲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
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
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

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
為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其計則信耳之頭特未
可保當是之時信益岌岌乎斂兵旁次覘其計之用
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而廣武君之說
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
使輕騎入趙壁立漢幟以亂其軍斬成安君於泚水
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
二國最為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邪其後以
之取燕以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
於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東向坐而師
事之悉心歸計以進取之間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
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周叔之
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反行於信此信
之所以戰勝攻取為漢家之人傑也與

名字相公

前輩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名字相公不知何
義僕謂此必慕其為人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
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
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想酈生輩
慕司馬食其為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

人知食其之名自酈審始不知酈審前已有此名者
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匹
磾魏有于栗磾者

太上皇名

懶真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
母媪無姓然唐宰相表敘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煇字
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高帝之父漢
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大笑僕謂太上
皇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
謂名煇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而不注所自僕

考之蓋出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
張后文帝薄后以至薄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
書本傳初未嘗聞也且太上皇之名母媪之姓不見
漢書者史氏不載耳馬永卿謂風俗質略上皇無名
母媪無姓此說失矣

文王之囿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
王五里人以爲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王問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
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

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
十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
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囿百里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是
亦以文王之囿為百里文王之囿豈真百里邪章懷
太子不深考耳

晉元帝

隨筆云秦始皇乃呂氏之子楚幽王乃黃氏之子所
謂羸羊之先當不歆非類僕考晉元帝乃牛氏子非
司馬氏也然西晉當懷愍之際國祚絕矣得元帝興
於江左顧以續二百來年祚司馬氏相傳才五十餘
年耳而牛氏相傳乃至一百四十餘年雖司馬之廟
不歆非類然賴以延其國祚此天假牛氏之胎以祐
晉室決非偶然也所以當時有牛馬之讖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為青州從事謂何曰湘
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僕考世說與此
說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
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
臍而惡酒在膈上住也從事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
以為論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云云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考蔡邕碑云舉孝廉除郎中雒陽左尉云云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公幕府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又值饑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廩以救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矣廩訖奏之詔嘉有汲黯憂民之心遷齊相皆傳所不載又傳謂光和六年

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夜雨對牀

人多以夜雨對牀為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蓋祖韋蘇州示元真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也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簷滴滴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則是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弟為然於朋友亦然異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於兄弟也僕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思圓昉上人詩曰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牀夜雨對

牀施於僧亦不爲無自然則聽雨對牀不止一事今人但知爲兄弟事而莫知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出故爾樂天非不拈出別章之意然已灰埃矣大抵人之文章不論是否得當代名賢提拂雖輕亦重不然雖重亦輕韋詩固佳重以東坡引以爲用此其所以顯然著在耳目爲兄弟故事

員貢二書

員半千上書曰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云云此正祖貢禹之意貢禹上書嘗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

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微臣賣田百畝以共車馬二書之意一同是皆有是實而爲是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實之風可想而今人求外補其干譽以爲異嗚呼率天下爲僞之風甚多此特其一耳

千里萑羹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萑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萑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萑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

每憐蓴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蓴菜坡意正協
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
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末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
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
嘗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
產蓴菜甚佳計末下亦必地名細素雜記漁隱叢話
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末下當云末下而漁隱謂千里
者湖名且引酉陽雜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蓴僕謂
末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
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啓曰吳
愧千里之蓴蜀慙七菜之賦吳均移曰千里蓴羹萬
丈名膾千里之蓴其見稱如此

明妃琵琶事

傅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
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
曰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
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
君亦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
彈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
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

傳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為明妃
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漢田畝價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直一金
按漢金一斤為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
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為良
田大家爭售至倍其直而邇年以來有司徃於姑息
所在習頑為風舉向來膏腴之土損半直以求售往
往莫敢鄉邇世態為之一變甚可歎也

石凍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勤買拋青春國
史補注滎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劔南燒春子美詩
雲安麴米春僕觀鄭谷贈富平宰詩曰易博連宵醉
千缸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矣觀白樂天詩有青
旗沽酒聽梨花之句注杭人其俗釀酒聽梨花時熟
號為梨花春是又有梨花春之名李白詩甕中百斛
金陵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

竝食天廚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觀顧長康所畫清夜

野客叢書卷第十
游西園圖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圖上若干人竝食天
廚知此語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

長洲吳曜書
唐麟吳中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長洲王楙

郭解劇孟

漢書郭解爲人靜悍師古注性沈靜而勇悍史記則
曰爲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臧命作姦剽攻休
乃鑄錢掘冢師古注臧命作姦剽攻者臧亡命之人
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冢者不報仇
剽劫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臧命作姦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乃字
爲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曰條侯爲

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
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至河南
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爲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
將帥之將也

漢唐人丐閒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
如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僕嘗考之漢人
乞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謝上曰陰
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
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於大臣非
其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
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師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爲階官此沿漢制
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
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
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僕觀揚雄解
嘲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
見邪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
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紱之

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爲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爲此官而任遐爲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爲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米價貴賤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爲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炆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

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
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
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籌一石穀耳
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二公言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
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
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者煩從簡呼爲薄俗范甯
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
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

亦復不見標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
旣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旣竭枉役良人牽引
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
應封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
二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爲言想晉時之弊莫此
爲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
資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去官不卹州郡
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所費不訾而勢
力之家私占軍役不以爲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魏證崩通

初魏證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證謂曰汝何爲離我兄弟衆惟懼證容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此語蓋祖蒯通之故知爾初蒯通教韓信云云信既伏誅上召通曰若教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夷如此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變前說要胸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是以於此反有以見知

壺關三老

戾太子遭巫蠱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寃甚力謂充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悟而不爲罷兵吏圍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卽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謂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上大感悟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

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爲丞相至壺關三老
竟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
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
不著姓名荀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
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
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
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
魚亦謂一金萬錢緡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

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爲然自
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
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邪

少翁致神

抱朴子謂前漢書及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爲文成將
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歿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
記武帝本紀及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
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
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
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外

戚傳曰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覩爾容又以為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

朝請

今呼朝請郎及奉朝請竝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此合從去聲如竇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為官位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竝作上聲押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為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祭戟復使河東翦滅賊徒拜成臯令且詩自功曹超三遷為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為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

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訢凡七爲縣不以爲煩蓋以此也今人爲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希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

嘗忌五月也然張敞在山陽監護驕賀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爲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月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爲後元年其說出於新垣平之詐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

以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而被誅矣景帝猶且因之
景帝卽位元年至七年稱中元年又六年稱後元年
至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
爲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
謂之後則疑若有盡乃不諱何邪自是之後不復建
後元之號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者宣帝
末年號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
二月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單于又來朝
五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二年正月單于來朝六
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上游來厭

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也

借書一鴟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三
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
借書一啗還書一啗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譌爲癡或
曰癡甚無謂當作瓶僕觀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瓶
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
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瓶然又觀魯直詩曰願
公借我藏書日時送一鴟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
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鴟又曰去止書三篋歸

亡酒一鴟曰慙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揚雄酒一鴟乃
作鴟夷之鴟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為證與僕暗
合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為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
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造妝奩
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為妹壻向者器皿乃歸美
家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
安可強執在己者以為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
莫不然曹氏為漢平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漢室者曹
氏也司馬氏為魏抗吳蜀吳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
馬氏也劉裕為晉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晉室者劉
氏也天下事率多如此區區之勢豈足恃哉觀楊龔
二事甚與衛青娶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
等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
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
論懸絕雖毀人亦然壞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
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莽卓使范曄作光禹傳

則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厚氣象

汲冢書

史記燕世家所載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此說甚背經旨前輩往往致疑戰國策亦有是語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所由僕嘗考之其說出

於汲冢書汲冢書凡七十五篇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國卜筮師春是造書之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繳書二篇論弋射法此類不一今崇文總目有汲冢周書十卷

蔡邕女賢

羊祜父衡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

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歿其賢如此視古烈女何愧後漢蔡邕傳無聞列女傳但載邕女爲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喪亂中爲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歿節更爲生子謂之烈女可乎史失去取甚矣

古者糧給之數

古者糧給之數嘗考其大略周禮廩人中歲人食月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爲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

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是一人食米五升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麥二斗七升也匈奴傳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是一人日糲六升也後漢南蠻傳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升萬斛晉顧臻曰北方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兩漢上下糧給之數所得大略如此僕又考之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

重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喉脣喉吻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惟哀實掌喉脣尚書為喉舌而以為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目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脣宋孝武曲水

聯句臣偃曰喉脣廢職方思議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宋志平南荆曲曰多選忠義士為喉脣喉脣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脣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尚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脣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啓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

王建襲杜意

王建詩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此正杜子美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芻之意僕

考杜意又出於傅休奕盤中詩曰惜馬蹄歸不數羊
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長洲吳暉書
吳中唐刻

